



留下的和飘走的

侯建臣

我对时间的概念，没有过去和现在，只有留下的和飘走的。

这好比我把时间当成了河流，站在岸边，看着西去的夕阳，听着忽高忽低、忽清忽浊的水流动的声音，我感受到的不是时间正在过去，而是水正在飘走。最终，留下的留下了，飘走的飘走了。是的，我真是感觉那时候水也是飘走的。

村庄前边已经没有河流，好多年前河里的最后一批水流走以后，就再没有水了，没有水的河流，我一开始还把它叫作河，我渴望它在突然的某一天再流起来，然而又过了若干年，河没有流起来，却长满了杂草。杂草一年长起来又枯下去，接着在下一年又长起来又枯下去，这是杂草的宿命，我无意于关注这种宿命，却抬起头看着头顶上边的天空，流出了眼泪。

我爬到村庄背后的梁上，后边是一条废弃的小渠，也许它也曾经起过作用，但已经荒废很久，有好多地方让人开辟出来种上了庄稼，还有好多地方也

让杂草作了据点。周围的石块、土堆，有的还是原来的石块、原来的土堆，有的已经不是。鸟叫的声音也是，还有不少鸟的叫声是原来的声音，听着听着，就感觉时间还留在这里，留在那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声音里。村庄就在前边，靠紧了身子偎在一起的房子、独立站着的树、在老庙上空溜达的铃声……它们还在，它们是一直存在于这里的时间。

还有炊烟。炊烟也是生长在村庄上空 的庄稼，杂草的味道、牛羊粪的味道、老榆树的味道、水烟袋的味道……炊烟集合了村庄所有的味道，然后，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炊烟还集合了黄泥土炕上老故事的味道、新生婴儿第一声啼哭的味道。炊烟的味道，也就代表了村庄的味道。

黄昏来临的时候，炊烟再一次从村庄长出来，越长越高，越长越高，最后把村庄和天空连通了。突然之间，我激动不已。

我经常这样站在村庄的黄昏，我经

常从城市的某一条大道上一路狂奔，没有谁追赶，我却有逃跑的感觉。我是急切地要回到村庄的，我许多次在梦里看到村庄的好多东西正在飘走，我的记忆也在飘走。那个时候，我就有了想抓住什么的欲望，那是特别强烈的欲望。

是的，急切地回到村庄，我是被那强烈的欲望控制着的。狂奔在回到村庄的路上，有一种声音就一直在我的耳朵边响着，最后渐渐地响成了炊烟的样子。

“对坝坝的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那是要命的二妹妹……”

“亲疙搭下河洗衣裳，双膝跪在石头上……”

“二姑舅捎来了一封信，他说西口好收成……”

……

这些都是炊烟的样子，我是在这萦绕在耳朵里炊烟的陪伴下，看到那棵老杨树的，看到那个大碾盘的，看到那只不会再对着陌生人大叫的狗的。

原来在我的心里，炊烟的样子也是一首首民歌的样子，当炊烟依然在村庄上空生长出来，依然会把村庄与天空接通，我知道有好东西还留着，没有飘走。

然而，村庄里的好多东西飘走了，河流飘走了，下河洗衣裳的亲疙搭飘走了，二妹妹飘走了，小英莲送别走西口的男人的一声声呼唤飘走了……还有一些东西，正从村庄飘走，将从村庄飘走。想到这些，我的心情会变得越来越低沉，坐在电脑前，记忆中那些还没有飘走的东西，在记忆里飘着，一直飘着，或许是怕它们一下子飘走，或许是想趁它们还没有飘走，我一个字一个字、一行字一行字，打出留在记忆里的那些往事，留在记忆里的那些人，以及留在记忆里的那从炊烟里长出来的乡村小调……

是的，留下的也终将要飘走，比如此时，一个年又飘走了，留下一些岁月的碎屑在日光下徘徊着，等待被另一场风吹走。

越来越明显感觉到时光飞逝，日月如梭。记得小时候坐在教室里上课，感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都长得要命，一晃人过了而立之年，却发现每天的二十四个小时仿佛“嗖”地一下就没了。

其实时间没变，变的是我们的心境。儿时唯有学业一件事，再无其他，自然就觉得时间漫长无比，而今各种生活琐事，恨不得分身有术，一天到晚在马不停蹄中轰然度过后，还感叹计划之中的许多事没来得及去做。

对我而言，这计划中的许多事，也包含“看书”一项。平时杂事繁多，偶尔有一点时间，必定要拿出书来读上一段。书籍真是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便捷之物，放在包里不大不小，拿在手中不轻不重，还有一种迷你书，揣在怀里也不碍事，所以我总是在需要的时候，能随手拿出书来读一会儿。

再会算计的人，也永远算不出一个忙碌的人，什么时间可以抽空进行短暂的阅读，也许排队等车的时候，也许烧饭的间隙，又或许在某个午后外出突遇大雨的等候中，这些时候，书就像一棵救命的稻草，让本来无聊至极的时光变得妙不可言。

在哪里看书并不重要。我个人的习

惯是无处不看书。早晨的时光无比珍贵，每天争分夺秒地忙完，我一定要提前二十分钟出门上班，因为这个时间不是交通高峰期，公交车多，往住人人有座。找最后排安静地坐下，四十分钟的车程，书是绝佳的旅伴。午休在快餐店里吃饭，十分钟解决掉眼前的盖浇饭，拿起书轻松在店里打发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肚子填饱了，头脑也充实了，真是再也没有这么合适的看书地点了。我的手机里没有一款游戏，满是下载的电子书，平时那些十分八分的空闲时间，打开手机看上一段，或者去某个喜欢的阅读公众号读一篇妙文，心里是满满的快乐。

欧阳修总结平生读书分为马上、枕上、厕上。如今“马上”变成了车上，“枕上”却不敢深读，唯恐头脑兴奋难以入眠。想当年睡前必读金庸的日子，如今是断然不敢尝试。“厕上”读书却是比之古人不知要舒服多少倍了，那些轻松有趣的书籍，抱歉哦，让你们长久地待在虽然干净却不见阳光的卫生间里，谁让你们那好着呢？

与书之缘，今生难解。看书的时候，心会走出去很远，目光中有旧时月，也有未来的天，思绪跑回尘世后，却是书香弥漫，温暖每一寸寂寞的时光。

春雪

郭永忠

一夜洗寒尘，
人间花绽春。
摇枝风是假，
坠玉梦成真。
浅浅鞋难远，
叽叽莺唱邻。
晨晴瞻雪嫩，
日下万山新。

早春

李功秀

梦境在初春的夜幕中游弋
一份安详幻化成动与静的交替
千种境遇万般遐思
汇成一丝慰藉与甜蜜

清晨，外面的世界风雪交融
造化出钟灵毓秀的天地
万里长空雪花飞舞
速漫成缤纷晶莹的诗句

屋内，雾蒙蒙的窗户氤氲着
润泽

泪目中划开道温柔涟漪
潜心倾听那缱绻的叙说
默默地把一袭乡愁藏在心底

窗前的那仙客来
开得那么靓丽
一种由衷的期许从心中升起
多么期待，与你一同呼吸春
的气息



春上枝头(水彩画)

马广生作

长城边的烽火台

左世海

每一撮黄土 都是故事的主角	写就北方沧海桑田的经历 也许，在天地间守望太久了 你才用沉默 向山岚诠释曾经的悲壮
野草疯长成背景 漫天的霜雪 风化为递增的年轮	用仁立 向世人证明一种不变的坚定

马郡先生印象

阎雪君

的文学创作水平，事半功倍。

马郡先生继续说，他的经验是读书就要读好书、读精品。他说有个语文老师，年轻时读书多，写作也好，但是后来教了大半辈子语文，按理说许多文章都已经读得烂熟于心，许多学生的作文修改了成千上万，但是感觉自己的写作水平却没有进步，苦苦琢磨许久，越琢磨，越糊涂。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上了“开卷有益”的当了。

我不明白，就说，开卷有益这个成语，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读书就能得到好处。这是啥原因呢？

马郡先生说了，我们得明白开什么卷，有什么益，开学生的卷(作文)，得到的就是学生的益(水平)；开名家的卷(名著名篇)，得到的就是名家的益(水平)。这位语文老师大半辈子读的都是学生的作文，受到的大多数就是学生们写作水平的影响。所以，他的写作能力不会有大的提升。我一听，顿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后来，我一直按照马郡先生的教诲，坚持读书。我从乡村、从县制药厂茶炉工，后来一直到我们乡里的信用社、县农行、市农行、省农行，后来到人民银行总行、华夏银行总行、中国银保监会金融工会文联，我先后调了9个单位、村、乡、县、市、省，外地到北京，一个台阶没落下。就像一条鱼，从海底深处一层层跳出水平面，历经各个生活层次。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一边读书，一边体验生活，一边感悟写作。在书本里“读懂”生活，在生活里“读懂”书本。认识到死读书、读死书，只能是生活“不能自理”；光生活、不读书，只能是“没头苍蝇”。经过10年艰苦奋斗，终于把自己从“三无”人员变成了“三有”人员。所以我经常鼓励年轻的作者说：记住，读书写作是一条通天大道！

饭桌上的启发

人常说，半大小吃死老。在天镇一中补习时，我们学生经常感受到的就是“饥饿”。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越觉得肚子咕咕叫。记得当时一中大门西南角有个菜市场，就忍不住去买点豆腐皮，再到老师们宿舍门前贼迷溜眼抽根大葱，裹住，直往嘴里塞。马郡先生当然了解住校学生的苦，经常在过节或者家里改善伙食时，让阿春记得叫上我一起回家吃饭。

当年马郡先生的家是几间平房，在天镇县城的东南角，门前有一片小湖，夏天波光粼粼，冬天冰雪覆盖，我和阿春经常在冰面上溜冰。我本来就是个不爱学习的孩子，经常阿春去学校上课了，我还在冰上溜溜达达。导致当年高考结果，阿春金榜题名，我又一次名落孙山，彻底断了考学校“脱农皮”的念想。

饭桌上，马郡先生一边给我夹菜，还一边在写作上继续启发我。他说，看了你的作品，马都还是反映农村的多，看来你以后的创作方向还是走农村题材的多，那就要好好熟悉了解农村生活和风土人情。

马郡先生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说，听说你偏科太厉害，这样下去对你以后的发展不利，一个人总得先有饭吃，才能安心搞创作，以后写作一定要信心满满，学会两条腿走路，文学和生活两不误，才能越走越远。

因为我没有考上大学，所以坦白地说，对于文学理论更是一无所知。那么我写小说，几乎就是全靠自己瞎琢磨，就像唱歌一样，完全是原生态。其实我的职业是金融文秘，主要是写文字材料，文学创作是业余。通过多年摸索，我独创出了“一个土豆”能够“烹饪”出“七道菜”的本领，也就是给我同样一份简短的资料，我就能分别写出：新闻、通讯、调查研究、领导讲话、报告文学、戏曲剧本、长篇小说。因此有人评价我说，阎雪君的竞争力是写作，其核心竞争力是写作的全面性。其实这些都是生活逼的，更是马郡先生的谆谆教诲：人要生存，就得学会两条腿走路呵。

电影院偶遇

我补习期间，经常逃课，特别爱看电影。天镇一中就离电影院不远。有一次，我下午逃课，没钱买票，混入电影院看电影，恰恰遇到了马郡先生。记得那次电影院里也没多少人，是一位作家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马郡先生看到我笑了笑，说，又逃课了吧？

观影期间，马郡先生边看边引导我说，你看这个电影就好比在它的小说故事曲折精彩。一般来说小说一定是反常规的故事。我听后，就说：您既然说小说就是反常规的故事，我的理解是不是把这两个字倒过来，“故事”就是“事故”。马郡先生马上说：对，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事故是广义的事故，包括各种矛盾、危险、困难等反常规。有了事故、灾难、意外、矛盾，一切就皆有可能。事故是制造一切矛盾的缘由，事故也是解决一切矛盾的钥匙；事故可把最高发展到最低，由轻到重、由长到短、由情到仇、由远到近、由大到小、由好到坏、反之亦然；通过事故(矛盾的冲突)来推动“变”，常规变为反常、好事变为坏事，坏事变为好事，灰姑娘变为公主、公主嫁给穷光蛋、癞蛤蟆吃天鹅肉等。

而且故事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制造事故，一个接一个、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要多长就能有多长。你看，中国的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民间四大传说《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还有世界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项链》等悲剧，都是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故，故事的主人公要干什么，就是不能让他干成，这样就制造出许许多多的故事。那么，事故的原因，就是故事的种子(矛盾)、主题。事故有时就是巧合，可以把互不相识的、地位悬殊的人交织在一起，形成故事。

后来马郡老师还跟我说，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写作一定要学会用“五官”写作。要明白文章是看出来的、摸出来的、听出来的、闻出来的、吃出来的、想出来的，也就是说文章是靠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幻觉(想象力)写出来的。要学会对同一个事物和人物，多角度、多层次去描写，就能把一个事物和人物写得全面、具体、栩栩如生。如描写一个苹果，要通过视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幻觉等多种手法，把一个苹果的颜色、色、香、味、美等特点表达出……

马郡先生的教导，深入浅出，生动形象，一直成为我创作的指南和动力。这些年我一直在外为了生计忙活，回天镇就很少。直到马家皂村又划归天镇管理，回县城的机会才逐渐多了些。县委县政府领导非常重视文化发展，还在天镇镇二口长城专门设立了天镇文化的“三驾马车”工作室，有幸跟着音乐制作人张亚东、著名书画家叶建波一起，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还有中国长城协董耀会先生工作室，共同为家乡发展出点微薄之力。

几十年过去了，马郡先生已经仙逝，由于疫情防控原因，我也没能给马郡先生送行，只能通过阿春表示自己心意。同时撰写小文，以悼先生。